

七首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資產階級右派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他們趁大鳴大放之機，借用幫助黨整風之名，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惡毒的進攻。因此，反擊右派是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

這里選出的十九篇文章，都是在這場階級鬥爭中寫的。這些文章主要是針對江蘇省文化界、文藝界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謬論進行了嚴正的駁斥，揭露了他們的丑惡面目，保衛了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的方向。

現在，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雖然被我們打退了，但是正如劉少奇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所說，“以後一有機會，他們還會興風作浪，”“對於資產階級右派必須準備進行長時間的反复鬥爭，才能徹底解決他們同人民之間的矛盾”；而在江蘇省文化界、文藝界的種種右派觀點，也還沒有徹底廓清。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認為把這些文章編在一起加以出版，還是有意義的。我們必須繼續與種種右派觀點，最突出的是修正主義觀點進行反复的鬥爭。

這些文章，都曾在本省報刊上發表過，收進集子時，有的作了一些刪改。

目 录

“探求者”探求什么？	新华日报社論（1）
对“探求者”的“政治观点”的探求	謝聞起（8）
“探求者”的“志”和“道”	尹 子（23）
文艺界右派謬論种种	靜 人（25）
“江南草”是什么草？	江上人（30）
“同人出版社”透視	晉 峰（33）
同志·異志·同人	文一兵（35）
略談修正主义	东方生（38）
“人性論”的阴魂	勞 文（40）
“一本書”以外	丁 未（43）
“活教材”数則	勞 黎（46）
“自由”辨	宋成泽（51）
“条件反射”似的反感	宋成泽（53）
事与愿違	宋成泽（55）
关于“孤高梗直的个性”	天 行（58）
“凶风”何来	江 东（61）
走运的“实事求是”	方 聞（62）
真正的文人与“現狀”	阳 照（65）
辱罵的背后	柳朗文（67）

“探求者”探求什么？

新华日报社論

資產階級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文艺界是一个重点。江苏省的文艺界也在这个期間，露出一批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有的要搞同人詩刊和戏剧刊物，有的要搞同人报纸，有的要搞同人出版社，有的要打到我們党报里面来占領陣地，如此等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群年輕的文学工作者”，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他們“結集起来”成为同人，要办个“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并声称要“永远”去“探求”他們所要“探求”的东西。这究竟是个什么团体？他們的用意何在？他們要“探求”些什么东西？这些問題倒值得我們“探求”一番。

“探求者”們有他們的启事和章程。根据他們的启事和章程来看，原来他們要“探求”的原因，就是不满新社会的現狀，反对新社会的現狀。

他們不滿意的和反对的現狀主要有三：

第一，他們不满意所謂“教条主义”的危害。他們說：“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識的健康发展。更特出地妨碍了年青一代的成长”。（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在他們看来，这就是“教条主义的观点”，而在他們看来，“思想意識的健康发展”，“年青一代的成长”，就要靠了保护旧东西，否定新东西。）“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統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根据上文，也不难了解：所謂“浩瀚統一的社会生活”，“人們的正常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还是資本主义的老生活。）从这里我們可以看清楚，他們所說的“教条主义”是什么？不是別的，是馬克思主义。因为馬克思主义，指导着我們破坏資本主义的老生活，建設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扫除人們思想意識中的旧东西，确立新的思想意識——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們是反感的。他們要斥之为教条主义。

第二，他們不滿意階級斗争。他們說：“我們过去在长期的階級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階級斗争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阴影，妨碍了人們之間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这里他們所詛咒的正是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社会主义者是主张消灭階級的，而且認為只有进行階級斗争才能达到消灭階級的目的。实际上是这么做的，的确“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标准”，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还是如此。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何呢？他們認為“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人的品質”也就于此可見。

第三，他們不滿意“官辦的”事情。在書面上表現出來的是不滿意“官辦的”雜誌。另外，他們還不滿意“官辦的”郵政、出版社、文藝團體等等。關於雜誌，他們說：“我們還認為，自願結合來辦雜誌，和用行政方式辦雜誌比較起來有很多優越之處”。“用行政方式辦雜誌的缺點在於它是‘官辦的’，儘管聲明並非機關刊物，但是卻擺脫不了機關刊物的性質。”“對於目前有一些文藝雜誌的辦法，我們很不滿意”，“編輯部缺乏獨立的見解，顯示不出探討人生的精神”；“這種拼盤雜湊的雜誌內容雖然美其名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反映了編輯部戰鬥力量的薄弱，以及藝術思想的混亂。這是用行政方式來辦雜誌的必然結果。”問題很明白，行政方式，就是“官辦的”方式；所謂“官辦”者，實指共產黨之領導也。他們是在說：當前的現狀是：由於黨的領導，才辦糟了事情。所以他們要拋開黨來“探求社會主義的道路”，“探求人生的道路”。

不滿意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的現狀，不滿意社會主義革命的現狀，不滿意共產黨領導的現狀，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什麼東西的原因。

既稱“探求”，是不是有個探求的方向和目標呢？他們是有的。大概因為到底還是在“探求”的緣故吧，他們的方向和目標不象他們所宣稱的不滿那樣說的明確。他們含糊地說什麼“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那麼，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複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他們要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上堅決抽去社會

主义，另外去“探求”一个“流派”出来。这样，他们提出的“探求”的口号就是：“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他们既然不满意现状，当然只能探求到现状的反面去。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识。因此，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

从马克思“探求”出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四十年来的建设成就，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一八四〇年起，就在“探求”社会发展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做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就这一点作过透彻的说明。几十年来，中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前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独立、强盛的国家，不但物质建设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且社会的精神面貌也起了根本变化。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是一去不复返了，剥削、压迫、尔虞我诈、营私作弊、用金钱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卖肉体 and 灵魂……这些不是象清除垃圾堆一样地被清除了吗？而互助、团结、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敬、

拾金不昧、救死扶伤……这些新的道德风气不是已经形成了吗？车站、码头、街头、巷尾，不是随时随地可见这种现象吗？“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这是可能的。实际上每项平凡的小事，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枝一叶。什么“人情淡薄，人所共感”什么“教条主义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之类的污蔑，则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意攻击。也正反映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自己的阴暗心理。我们的祖国的伟大变化，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正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正是用阶级观点观察问题 and 实践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的结果。如果说阶级斗争留下了什么“阴影”的话，那是剥削阶级的社会留下的垃圾，我们必须清除它，我们时刻都在清除着它。解放还只有八年，今后我们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走完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有曲折，也会产生缺点和错误。但是，“探求者”的同人把曲折的道路，看成要改变方向；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夸大成为根生于新制度的“阴暗面”；叫嚣什么“僵化”了之类的谰言；从而得出要离开党的

領導和社会主义道路另作“探求”的結論。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胆打出恢復資本主义的旗幟，然而，要曉得：在右派先生們里，直言無隱，干脆說出自己反對社会主义、恢復資本主义的人并不很多（這也可以看出他們的“道德面貌”），他們總是彎彎曲曲，吞吞吐吐地說話的。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生的道路已經確立的時候，他們提出了要“探求”，而且是照着他們的方向和目標來“探求”，誰也可以看清楚，他們是配合右派向党進攻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人們若問“探求者”的性質怎樣，我們只能說他們是反黨反社会主义的。

反黨、反社会主义，走資本主义的道路，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会主义道路，這就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嗜好階級鬥爭，而是剝削和壓迫的階級對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只有以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制度，才能最後消滅階級鬥爭，才能給“思想意識的健康發展”創造真正有利的條件。所以，我們怎么能不以政治態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標準呢？分不清階級立場，就分不清是非真偽。在這裡首先就要用政治態度來衡量這一群“探求者”，才能了解“探求者”的本質，才能認清每個“探求者”的真面目。

他們為什麼會走向反黨、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從為數不多的這幾個人的政治面目也可以看出問題。有已被揭露的右派分子，有被開除黨籍的分子，而主要的是一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合，他們沒有改造思想，有極嚴重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他們不把文藝事業看成是黨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而是看成个人成名成家向上爬，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去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事业；他们狂妄自大得什么也不放在眼内，自以为写了几篇文章、出了一两本书，就大大地骄傲起来，连党的组织也不在眼下了。其中的几个党员，公开声称党是不懂文艺的。所以他们背着党组织进行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活动。并公开与党中央挑战，宣称：“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这就是他们的一条日益发展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条反动的路线是与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不相容的。于是他们就把党的领导看成对他们的“教条束缚”而要加以“打破”，反对党的监督和批评，反对党的文艺路线，这也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不能贯彻的重要原因。在整个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期，他们趁机大肆活动，起了配合作用，这不是偶然的。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我们要求文艺界行动起来，深入地批判“探求者”，彻底批判其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开展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澄清文艺界的思想混乱，提高认识水平。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投入到这个斗争里面来，并接受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扫除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上的障碍，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使之繁荣茂盛，光辉灿烂。

（原载1957年10月9日“新华日报”）

对“探求者”的“政治观点”的探求

謝聞起

在大放大鳴期間，有“一群年輕的文学工作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发起創辦同人文学月刊，定名“探求者”。并发表了这个刊物的启事和章程，这个启事和章程就是“探求者”同人們的政治的和艺术的綱領。在这个启事和章程中，他們是那么强烈地宣称有他們自己的政治見解和艺术观点：“我們的政治、艺术观点都是一致的”，“我們有自己的宗旨”，“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傾向”。創辦这个同人刊物的目的是：“用以宣揚我們的政治見解与艺术主张”。

能不能办同人刊物的問題，本文不打算談到它，属于艺术性質的形式、风格問題，可以爭論、研究，本文也不打算多談到它。本文想着重談的問題，是他們的政治观点，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質的政治观点，是在共产党領導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观点，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这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必須彻底解决的根本問題，也是党在文艺路綫上首先要解决的根本問題。

在启事里，他們一方面在原則上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宣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的情况”

下，儼然提出了兩個需要“探求”的根本問題：一個是“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一個是“人生的道路”問題。

所謂“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他們說“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這並沒有什麼不對。建設社會主義，本來是史無前例的巨大工程，我們的“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是這裡所指的需要繼續考察和探索的問題，是屬於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不是根本道路問題。至於說到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那末，馬克思主義的導師，早已按照社會發展規律指出了方向，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經驗，已總結了這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道路，中國的革命，則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實踐證明了我們已經取得輝煌成就。可是“探求者”的同人們，在承認社會主義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為前提下，竟想組織一個文學團體，號召人們，來“探索”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把樹木當作森林，把細流當作巨川，把對一些具體政策的探索，當作道路的探索。這是什麼邏輯？這是模糊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邏輯，這是由懷疑、動搖、一直到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邏輯。

所謂“人生的道路”問題，他們認為這條道路“更為複雜，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並譴責目前的文藝雜誌“顯示不出探討人生的精神”。在精神領域中的事物、現象，是比較複雜的，承認這一點是正確的。但基本問題是在所謂人生是什麼？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的？只有具體的人生，沒有抽象的人生，在階級社會里，就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生，沒有什麼

超階級的人生。任何具體的人生，總是同當時的階級狀況、社會制度相關聯的，是當時的階級狀況和社會制度，在精神領域中的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生的道路，從它的基本方面來說，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是統一的，前者是由後者決定的。社會主義時代人生的最本質的地方，就在於拋棄資產階級的人生，建立無產階級的人生，在於使人們逐步具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個崇高的理想而鬥。文藝則應當成為鼓舞、教育人們具有這樣的崇高人生的武器。而“探求者”的同人們，則企圖號召人們，離開當時的階級狀況和社會制度，來探討人生的道路。這種觀點，實際上還是資產階級慣常用以向人民進行欺騙的反動觀點的反芻。實際上是模糊人生的階級本質，從而否定社會主義時代具體的人生，代之以抽象的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生。

中國歷史規定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精神生活狀況是上層建築，是存在的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生，是取決於社會主義的存在，並積極為它服務的。在這個問題上，“探求者”的同人們的立場、觀點和我們的立場、觀點是根本分歧的。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道路，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採取否定的態度的。作為他們這種對社會主義的道路，和人生的道路需要“探求”的立論的基本根據有兩個，一個是所謂教條主義，一個是所謂階級鬥爭。這兩個問題，可以說就是他們的政治和藝術綱領的核心。

“探求者”的同人們，是怎樣借口反對教條主義來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照他們的論點看來，仿佛教條主義已成為

前的統治思想，已泛濫成災，已把“人生的道路”，弄得奄奄生气了。

在這個問題上，作為他們第一個論點是：所謂思想意識落後論。他們說，目前“人們的意識”都“遠遠地落後于”“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因而他們想通過文學，來參與這樣一項“促使思想意識較快地趕上時代”的“迫切任務”和“巨大工作”。是呀，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是飛速的，在我們的思想工作中也有缺點，因此，使人們思想的发展常常落後于客觀現實的發展，這是事實。但真的是人們的思想“遠遠地落後”于社會主義的存在嗎？這是危言聳聽。

人們的思想意識所以常常落後于實際事物的發展，這是因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原故。但是，既然存在決定意識，那末，存在變化了，思想也必然會跟着變化，會遲或速地趕上去，這是思想發展的根本規律和趨勢。既然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的產物，而且它的發展又是健康的，這個客觀存在，也就決定了人們的思想的發展，從它的基礎方面說也是健康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否則，就難以理解，為什麼我國的廣大勞動人民，包括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是如此熱愛社會主義，象保護他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來保護社會主義；就難以理解，為什麼在短促的几年中，對社會主義的建設，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這難道不正是由於人們的這種精神、思想所起的積極的能動作用。有什麼樣的存

就

就有什麼樣的思想，這種思想反過來又對存在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難道我們目前所處的基本情況，不正是如此嗎？他們

为什么要閉着眼睛瞎說呢？难道不正是由于他們自己的思想，“远远地落后”于社会主义的存在嗎？

他們的第二个基本論点是：所謂好坏不分論。他們所以硬說人們的思想已远远地落后于社会存在，是想归罪于教条主义的統治。他們認為“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識的健康发展，更特出地妨碍了年青一代的成长。”这也是危言聳听。

对于旧东西，正因为它是旧的，然而又有有益的成分，所以我們說必須繼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以利于人們当前的生活和斗争。近几年来，在批判对文化遺產問題上所存在的“国粹主义”和“民族虛无主义”傾向中，在正确执行細心选择、保护和发展文化遺產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科学的政策中，在文学艺术各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績。然而他們不愿意正視这种众目昭彰的事实，反而毫无道理提出所謂“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荒謬說法，把党对文化遺產的态度說成是敗家子。而且他們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样一个混淆視听的要接受所謂旧的“思想意識”这个名詞，来代替內容确定的要批判接受文化遺產这个名詞，他們是把思想意識这个东西，看成是超階級的东西的，这与他們一再強調要探求超階級的“人生的精神”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他們的启事和章程中是貫串着用虛偽的超階級的資產階級观点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的。

按常理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謂“新思想、新意識”，

就是指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思想意識，就是指与反映資產階級利益的旧思想、旧意識相對立而言的思想。所謂建立新思想，就是立无產階級思想，破資產階級思想。香花是与毒草相對立而言的，难道可以說性質上相同的香花，也有好的；也有坏的，性質相同的毒草也有坏的，也有好的嗎？然而他們竟这样提出問題來了，所謂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意思是有正确的、有益的新思想、新意識，有錯誤的、有害的新思想、新意識。这实在是最荒唐的邏輯。也許在他們所指的新思想，还不完全成熟，但既然承認它是新的，就应当保护它，而不是否定它；也許在他們所指的新思想的成分內，包含着他們所惡意攻击的教条主义，那末，誰又說過教条主义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新思想呢？也許他們所指的是在于否認新思想是階級利益的反映，那末，这正与他們否認旧时代的旧思想具有階級性的观点是一致的。

什么是應該促进和发展的主流，当然是新东西，要批判接受旧东西，但它决不能成为当前文化工作中的主要任务，难道可以身在新社会，而心在旧社会嗎？既然承認它是新东西，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要抛弃它呢？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新东西更好的东西存在嗎？为什么承認新东西是好的，然成为教条主义的罪状？为什么这种新东西所起的作用，竟成为“阻碍了思想意識的健康发展，更特出的妨碍了年青一代的成长”呢？他們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場上講的話，一望而知，他們是已經“远远地落后”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他們是为資產階級利益講話的。

他們的第三个論点是所謂人生僵化論。他們認為，“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統一的社会生活归結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这更是危言聳听。

反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应当反对，这是无可爭辯的。但問題是在于我国目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到底是馬克思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到底是由于我們依靠了馬克思主义所贏得的胜利和成績是基本的，还是由于局部的、暫时的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工作中所发生的缺点和錯誤是基本的；到底是由于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所发生的如此深刻的变化，使我国的社会生活，走向朝气蓬勃，还是由于教条主义的統治，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归結为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呢？大家知道，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經有一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成为党內的統治思想，結果使革命遭致失敗。但大家也知道，从遵义會議以后，这种原来在党内占統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就走向它的反面，轉化为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教条主义毕竟是馬克思主义的大洪流中的一股逆流，虽然它也起了坏作用，但毕竟是白珪之瑕。特别是从去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来，在短促的時間內，在社会生活方面，在学术文化方面，都表現了蓬蓬勃勃的生气，許多人感觉到他們的眼界开闊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也就是說，虽然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別，但是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的教条主义的市場是更加縮小了。

而且足以“僵化人們的正常生活”的根本东西，从来不是